



紫金文库

我一直以为
这是我做的一个梦，
我想尽快从梦中醒来对他们说，
你们错了，他真的不是他。
但是我一直没有醒来。
或者我不是在做梦。



范小青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范小青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来北往谁是客 / 范小青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068-6671-2

I. ①南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2418 号

南来北往谁是客

范小青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牛 超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68 千字

印 张 16.5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671-2

定 价 52.00 元

目 录

我们聚会吧	/ 001
南来北往谁是客	/ 017
死要面子活受罪	/ 031
碎 片	/ 048
关机总比开机快	/ 063
设计者	/ 078
从向阳街去往相羊街	/ 094
JB 游戏	/ 107
现形记	/ 124
我在小区遇见谁	/ 140
五彩缤纷	/ 156
天气预报	/ 173
哪年夏天在海边	/ 184
生于黄昏或清晨	/ 198
我们都在服务区	/ 215
我在哪里丢失了你	/ 234
我们的会场	/ 247

我们聚会吧

校庆的时候，许多年不见的同学重新又见面了，先是参加校庆大会，然后各年级各班级分头活动，那叫一个热闹，那叫一个激动，差不多就是失散多年亲人团聚那样子。

我和大家的情况略有不同，我是转学来的，转来时上五年级，到了该上六年级的时候，学校停课了，大家散了，后来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其实只在这所小学上了一年学。

可一年的时间也是时间呀，一年的同学也是同学呀，一年的时间里同学之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呢，何况五年级同学已不同于小同学，我们已经开始长大了。

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班上的头面人物，一个叫刘国庆，一个叫王小兰，一男一女，两个人物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那是两个魔头，专找同学的茬，连老师也敢欺负，老师也拿他们没有办法，只好用了招安收买的办法，叫他们一个当班长，一个当副班长。

人物也好，魔头也好，他们倒没有欺生，没有和我过不去，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人向来低调、不惹事，还是他们另有心思，没工夫和我计较。

这一说就好多年过去了。我听说母校校庆有纪念活动，我就来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我没有找到我当年所在的五年级（五）班的同学，我在大操场的人群中挤来挤去，想看看有没有熟悉的面孔。可是我又想，怎么会是熟悉的面孔呢，我和他们只同了一年学，本来记忆就不够深刻，何况已经过去几十年了，那本来就不深刻的记忆，恐怕早已经淡出了。至于那两个人物，我虽然记得清楚，但记忆中的他们，还都是小孩模样，谁知道后来他们都长成什么样子了。

所以我猜想可能他们都来了，但是我认不出他们，他们也一样认不出我。

好在大会之后还有小聚会，一旦回到自己的班级，总会勾起一些沉没了的回忆。我只要找到我们班的活动地点就行。

这也不难，母校考虑得十分周到，在操场的入口和出口处，都竖起了巨大的指示图，从指示图上，可以找到自己所在班组的活动场所在哪里。

那许许多多的班级，被写在一个又一个小框框里，由许许多多的线条牵扯着，很像一棵大树无数的树枝上，结了很多的果子，虽然有些凌乱，但毕竟是同根生的。

一开始我还是有点奇怪，为什么标明的班级都要用小框框起来呢，后来很快就发现了，写在框框里，让寻找的人注意力更集中，更便于发现。

我沿着这些线索，逐一认真搜索，一个又一个的框框从我眼下

滑过去，因为指示图的高大，我必须得仰着脖子。

奇怪的是，我找了又找，却没有找到我的班级，五年级（五）班。

我停下来揉了揉又酸又胀的脖子，再耐下心来，沿着各条线索重新再找一遍，又找一遍，直找得眼花缭乱，头晕目眩，始终没有看到我的班级。

我忍不住问旁边的一个校友，他看起来和我年纪也差不多，他也在寻找他的班级，我说，怎么没有五年级（五）班。他朝我笑了笑，说，五年级（五）班？你这个说法不准确的，应该先找到年份，每一年都有五年级（五）班，你是哪一年的五年级（五）班呢，你看看这里，还有1951年的呢，如果是1951年上五年级？那是几岁？看起来你还没那么老呢。

我被他说得有点难为情，但也醍醐灌顶了，我赶紧搜索我的那个年代，果然有啊，五年级从一班到四班都赫然在榜，但是偏偏没有我所在的五班。

旁边那个陌生而热情的校友指了指大图，对我说，这些框框，都是由各个班级的同学中的牵头人牵出来的，如果同学中没有牵头人和校方联系，校方哪里考虑得到那么多届那么多班那么多同学，一百年了呢，好多班级肯定是全班覆灭了。

我又听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班级没有出现在指示图上，就说明我们班没有人站出来做牵头人，没有和校方联系上。

这是群龙无首。难怪我在人群中找不到我的同班同学，他们不知道散落在哪个角落呢。

那个校友已经找到了他的班级，他高高兴兴地准备走了，可是看到我仍然傻傻地站在图前，一筹莫展，他又好心了，告诉我说，



校方为了方便同学联系，特地建了网站，你可以到网上去发帖子，寻找自己的同班同学，有好多人，都是这样联系上的，也有是老师出面的，像班主任之类，总之，毕竟是母校，无论多少年过去，大家还是有感情的。他意犹未尽，临走时还说，你还可以在那里建一个吧，这样就更方便，只要是你班上的，看到了，就会有人到吧里来的。

校庆这一天，我没有碰到我的五年级（五）班的同学，也许他们都在场，也许我们擦肩而过，但是我没有和他们接上头。我回去以后，按照那个校友的指点，我上了母校的网站，发了帖子，并且建了一个某某年五年级（五）班吧。

没等多久，我同学已经来了。

第一个进来的同学网名叫“吧里横”，按照他的自我介绍，因为经常出入各种网络论坛，不是楼主就是沙发，有瘾，不抢会难受，这一次在同学中也依然抢了沙发。

我问他真名是什么，他还跟我调皮，说叫“李猜”。

他大概知道我想不起来班上有“李猜”这个人，才又说，李猜就是叫你猜罢。然后他反过来问我叫什么。

我才停顿了片刻，他那边已经有反应了，不愧是“吧里横”，速度够快，他说，你应该回答我，你叫李一猜，就是你也猜。既然我让你猜，你也得让我猜猜是不是？

我不觉得这样有意思，你猜我我猜你，这是要哪样，同学之间还捉迷藏？我直接告诉了他我的名字，我叫周子恒。

他立刻“哈哈”起来，原来是你小子，你小子那时候就是个人物，专门欺负女同学。

我有点疑惑，他说的是我吗，我只在那个班里待了一年，我有

那么霸道吗？

我又想，我还是别瞎怀疑了，好不容易联系上一个同学，可别因为已经很久远的那一丝丝一点点的不确切，把人家给吓跑了，我赶紧承认说，嘿嘿，那时候，就那样，嘿嘿——

就这样，隔三岔五，就有同学进来，过了不多久，在我五（五）班吧里，已经有十来个同学了，同学集中了，就自然会想起老师，我同学说（五）班班主任是俞老师，叫俞敏秀。

紧接着出现了令我们十分欣喜的事情，俞老师真的来了。我虽然暂时还没有想起我班主任到底是姓俞还是姓什么，但是看到我同学都欢欣鼓舞，我也就毫无疑问地跟着我同学一起认了班主任。

对了，说到这儿，我记得的那两个人物还没有出场，我在吧里把这个事情牵了出来，为了唤醒大家可能已经沉睡的记忆，为了调动大家对于刘国庆和王小兰的兴趣，我把我所记得的他们的事迹夸了张后写出来，简直就是一篇乡愁美文。

我同学看了我的回忆录，认为我写得很传神，写活了那两个人，并且因为这两个同学的活灵活现，让大家重新回到了小学五年级时的情景之中。当然在某些细节上，我同学也会出现分歧，比如我一个同学说，我记得王小兰，别人都扎两条小辫，就她披头散发，像个鬼。

我另一个同学就不同意，说，不对吧，你记错了吧，我记忆中的王小兰才不像鬼。

再比如关于刘国庆的身高，有同学记得他长得很高，也有同学说他是矮个子。

虽然出现几个不同的版本，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问题，所以我必须说，这都正常，很正常。



难道不是吗。

我相信关于刘国庆和王小兰的回忆，以后还会继续下去，因为他们两个始终没有出现在吧里。

我五（五）班吧并不是专门为他们两个开设的，他们不出现，自有其他同学出现，现在同学已经聚了一些，班主任老师也来了，很快我们就互相加了微信，而且肯定是要建个群的，为了取个不同于一般的群名，大家都费思量，想了许多个，结果越多越觉得没有合适的，越多越觉得显示不出个性特点，有人提议用母校所在的地名，有人提议用母校的一棵树的字，有人提议就用班级名，更多的同学想出很多成语，比如“情深似海”，比如“情同手足”，比如“情投意合”等，虽然情意浓浓，但水平实在一般。

最后还是老师胜我们一筹，俞老师建议叫“野渡无人”。

我同学很崇拜老师，他们也许并不太清楚用“野渡无人”做群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几个意思，但他们都无条件纷纷点赞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这个群名好像是我老师从我的名字中衍生出来的，我叫周子恒，和“舟自横”谐音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

虽然人数还不够多，但已经是一个像模像样的组织了，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可以向母校报到了，下次校庆的时候，在指示图上，也会有我们的一个小框框了。

母校网站的首页上有“联系我们”这个栏目，我发贴上去，说我们五年级（五）班找到组织了，向母校报个到，今后母校有什么活动，可以直接和联系人我联系，附上了我的邮箱和手机号。

接下来的事情，就是相约聚会了。我同学热情高涨，都说可以AA制，但我说我的经济条件还可以，何况我是牵头人，所以最后由我订了饭店，发了通知。

虽然相逢不相识，但毕竟有隔不断的同学之情，我们像真正的老同学一样热烈拥抱。都见上面了，也不穿马甲了，真姓大名都坦白出来了，果然有时代特色，建国，卫国，爱国，爱民，爱平，之类，我问他们哪个是让我猜的“李猜”，就是“吧里横”，却没有人肯认，都说不是自己，我也没跟他们计较。

女生的名字则是另一种样子，普通，而且带个“小”字的特别多，小萍，小燕，小红，小什么。

那时候做家长才懒惰，哪像现在的家长，为孩子取个名，都要把最难认的字找出来。

据说有一个孩子叫塹齏，还一个叫赍蕙，关我何事？

我还是关心我的同学聚会吧。我的同学纷纷回忆和诉说当年发生在班上的故事，一个同学想起了他把前排女同学的辫子绑在椅背上的事情，另一个同学又想起了用弹弓打了老师的脸，还有一个同学说她那时候已经知道暗恋，恋的就是班长刘国庆。

我的同学嗓子都说哑了，眼眶也说红了，他们越来越投入，越来越像真的，我的眼睛却渐渐模糊起来，心里也渐渐疑虑起来，我在旁边细细观察，我一个同学的年纪似乎不太对，他比我们都年轻，脸上皱纹很少，难道他拉了皮？怪恐怖的。还有一个同学，他说他叫李小丽，能够吗，这不明明是个女生的名字吗？再一个更有古怪，我注意到他一进门就很心虚，用慌乱的眼光对着每一个同学瞄来瞄去，不知道这又是几个意思。另一个女生也挺有意思，她端坐的姿势和她的眼神，不像是参加同学聚会，倒像是警察来查案，或者至少也是巡视组来巡视观察的。

就在我思想开小差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起的头，我同学已经开始共同回忆当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。

回忆总会有误差的，但是在刘国庆和王小兰打死俞老师的这个事情上，大家似乎都记得很清楚，差不多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。

我同学一发而不可收了，我却成了旁观者，但毕竟旁观者清，我感觉他们记错事情了，这差错太大了，如果打死的是俞老师，俞老师怎么还会出现在我们群里，我们的群名“野渡无人”还是她给取的呢。

我小心提醒我同学，你们是不是记错了，被打死的是俞老师吗？

我同学异口同声地说，不会记错的，打死的就是俞老师。

我魂飞魄散了，赶紧躲到一边，用手机登上母校网站，向维护管理网站的老师求助，那老师说，这位同学，你怎么又来了，请你别开玩笑，我只是兼职维护网站，维护网站也没有减少我的课时，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你们乱开玩笑。

我又奇了怪，向组织报到是乱开玩笑吗？

我老师跟我说，你怎么不是乱开玩笑，我们学校，你的那个年级，根本就没有五班，总共招了四个班，哪来的五年级（五）班？

我晕了一会，慢慢清醒过来，不能够啊，难道我上的是一个不存在的班级，老师您可不带这么玩的，我理直气壮地说，老师，您一定是记错了，要不您再认真核查一遍，难道一个班级会平白无故地消失了吗？我怕我老师又用什么话来堵我，赶紧又换了个思路以攻为守，我说，老师，如果真没有的话，那我我是谁呢？我明明上的是五年级（五）班，五班却不存在？

我老师说，同学，我又看不见你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谁，反正你那个年级就是没有五班，这是历史的真实，这是铁的事实，谁也无法改变的。



我必须强词夺理，我说，老师，据我所知，我母校每一个年级招生都是五个班，为什么到我们那一年，就只招四个班呢？

我老师有备而来，才不会被我问住，他回复我说，他早就去请教过学校的老校友，老校友告诉他，那一年闹饥荒，饿死了好多孩子，招不满五个班，所以只有四个班，你刚才说得不错，每一年都是招五个班，但是你们这个年级，恰好是我们学校这么多年唯一的一个例外。

我好像听到“嗖”的一声，难道是我的灵魂出窍了？难道我们五（五）班的同学都是饿死鬼吗？

我赶紧说，老师，不对的，不对的，我们都好好地活着，我们不是鬼。

我虽然看不见我老师，但我知道我老师真生气了，我赶紧抬出另一个老师来缓和气氛，我说，老师，您别着急，我们五（五）班，不仅有同学，还有老师，俞老师，她也和我们在一起，难不成老师还会骗人吗。

我老师立刻反问我，你说俞老师？哪个俞老师？

我更加理直气壮，俞老师，俞敏秀老师，我们当年的班主任。

页面上立刻出现了一个惊悚的骷髅头，同学，你吓死本宝宝了，俞敏秀老师？俞敏秀老师早就去世了，是被同学打死的。

幸好我已经习惯了我老师的一惊一乍，我沉着地追问，老师，你说俞老师早已经去世，那是什么时候，老师你查到了吗？

我老师说，这事情还需要要查吗，你自己想想，就知道那是什么时候。

谁打的？

据说一个叫刘国庆，一个叫王小兰。

我又赶紧问，那，这两个同学被枪毙了吗？

枪毙？开什么玩笑。据说那是很混乱的时候，很多小孩子一起围上去打一个老师，打死老师后，大家都散了回家吃晚饭，谁也没法追究。

现在我越来越镇定了，我说，老师，关于刘国庆王小兰打死俞老师的事情，你的说法和我同学的回忆是一致的，这说明什么，这说明我同学是存在的，我五班也是存在的。

我老师简直像是百度百科，永远都可以对答如流，他很快回答我说，这也不一定，我曾经在微信圈里看到过类似的故事，就是小学生打死老师的故事，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件事情，也可能发生在别的学校。

我又立刻顶上去说，老师，你只要查一查学生名册，有没有刘国庆王小兰，就知道了。

我老师说，同学，你这是存心为难我，你让我怎么查，连你们这个班都没有，哪来的学生名册——最后我老师终于怕了我的纠缠，他干脆到学校档案室，找出了那一年的班级名册，拍成图片发给了我。

有图有真相也还是击不垮我重回母校怀抱的坚定意志，我说，老师，如果你坚持说没有五（五）班，那我呢，我到底是哪个班的？

我老师毫不客气地说，如果你坚持你是五班的，那么我得出的结论就是：你并不存在。

我这才相信了吗？

我相信没有我们这个班吗？

我相信没有我这个人吗？

我回到同学聚会的场景中，我再一次细细看着他们的脸，我发现他们有破绽，却没有发现他们都是鬼。

我要毫不留情地揭穿他们，我上前大喝一声，呔，你们别造了，根本就没有这个班，没有五（五）班，你们都是不存在的，坦白吧，你们到底是谁？

我预测我同学都吓尿了，都吓得坐地上了。

可是没有。

我同学都很淡定，他们是淡定哥淡定姐，他们还说了淡定的话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望天空云卷云舒，等等。

我却是上蹿下跳，狂风暴雨，我说，你们别跟我开玩笑，小心我让你们笑不出来。

我同学都笑出来了。

然后，然后，出乎我的意料，他们竟然挨着个儿，一个一个的，真的开始坦白了。

一个同学先说，我叫李小丽。

我立刻说，你明明是个男生，怎么叫个女生的名字？

李小丽说，李小丽不是我的名字，是我太太的名字，我太太死了，学校不知道，前几天还给她发了校庆的请柬，我很想替她参加校庆，可那天有事没去成，我就到她母校的网站上看，看到了你的五班——

我急切打断他说，李小丽说过她是五班的吗？

李小丽说，没有，我不知道她是几班的，因为你五班正在谈论刘国庆王小兰，我记得在哪里知道过他们的名字，但他们不是我的同学，想来就是我太太的同学了。

我继续追问，你既然进来了，你为什么要扮成高冷，一言

不发？

李小丽说，我是代表我太太进来的，我太太是个孤独的人，尤其不喜欢和熟人打交道，所以我只看看，不说话，这样，她就算死了，也会很安心的。

李小丽说过之后，纪爱民说了，我坦白，我是四班的。

我气急败坏说，你是四班的，那你明明知道没有五班是不是，你还冒充五班的进来捣乱？

纪爱民说，我不是来捣乱的，我是来寻找存在感的，我在四班混得不行，人家一个吃鸡塞了牙缝，另一个人便秘了，都被狂赞，可我的信息永远石沉大海，无人理睬，在那个四班，我根本就不存在。

我尖刻地说，那你就干脆找一个不存在的班。

纪爱民说，可是我找了不存在的班以后，我存在了呀，我现在是“野渡无人”里的群红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不是你们的灵魂人物吗？

他是。

接着有一个叫杨卫国的坦白说，我记性不好，我不记得我是哪个班的，那四个班我都去认过，可他们都是说我不是他们班的，那只有到五班来了，我不是来看热闹的，我是来认祖归宗的。

我嘲讽他说，结果认了个空。

杨卫国无所谓说，认空就认空，反正我已经在这里了。

又一个女生说话了，她就是那个开始一直端坐着观察大家的同学，只是她现在完全改变了刚进来时的姿势，放低了姿态，她说，我承认我不是五班的，其实是不是五班我才不在乎，是几班我也不在乎，我在闺蜜群里，被闺蜜卖了，我在辣妈群里，被辣妈骗了，

我进到同事群里，直接影响我升职了，所以我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看看。

这也可以算是一条逻辑。

可我不能服了他们这样的逻辑，虽然我同学个个振振有词，把一个明明不存在的事情造得那么有存在感，幸好我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老师呢，我得赶紧把她抛出来，我说，那俞老师呢，她早就被打死了，难怪她今天没来，但是她怎么会在我们群里呢，难道现在鬼也能入群了吗？

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个脸上没有褶子的年轻的同学站了起来，沉沉稳稳地说，谁说我是鬼，谁说我死了，谁说我没来？

好像他就是俞老师似的。

冒充谁不好，要去冒充一个死人？

而且他都没有男扮女装？

我的年轻的同学把身份证拿了出来，说，我是路人甲，你们可以看看我的身份证。

其实他一开口，我就听出他的口音，不过并没等我戳穿他，他已经抢先说了，我从外地来。

真是闻所未闻，大开眼界，我说，你特地从外地赶来冒充俞老师？

我的年轻的同学说，我没有冒充，本来就没有俞老师，何来的冒充——接着他也和大家一样坦白了，他是输错了网址错误地进入了我母校网站，又误打误撞进入了五（五）班，发现我同学在吧里找俞老师，而且这个班上还有刘国庆和王小兰，他就直接用“俞老师”的名字进来了。

我追问他，你既然是路人甲，和我们完全无关，你进来干